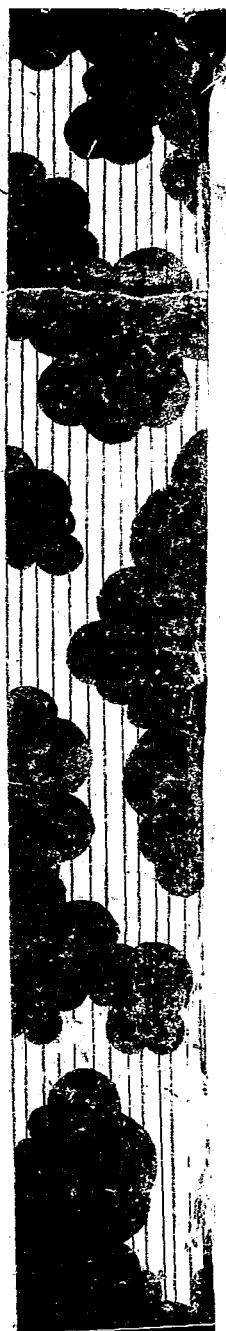






(悲喜)

楊
枝
著



854.6
7680

附 白

本來決定是印四個劇本，可是只印了一半，因為錢少了；序呢，在瑣碎就寫成了，有三四千多字，可是也不能印，因為錢不夠。

錢，是我入借的，所以本書只能算是「借費出版」；不過除錢以外，別的還

不借的。

讀者先生們倘認為雖然消耗了你們的金錢與精神，請不客氣地責罵，以減輕我騙人的罪過。如果還有人要上演本劇，請先通知一聲！（通訊處：重慶新蜀劇社）

楊 枝

一九四〇、二、二六、成都

報

12168

春鶯

(三幕)

愛與仇

(二幕)

人

第一幕

春鶯

李經國

春母

李佐才

春嫂

秋兒

朱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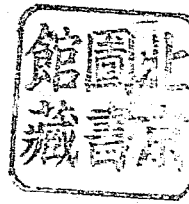
景

開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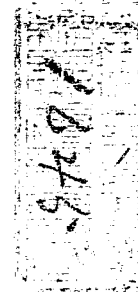
堂屋，兩邊有房，中間有桌几等事，壁上也有一些舊字畫，挨近裏的門道有一扇窗戶，是綠色紙糊的，很新鮮。

春母與春嫂正縫着什麼，大概有些困倦了；春母打着呵欠，摘下眼鏡來，以袖襟拭着兩目。

春鶯



(南)



春鶯欣喜地從外面跳躍上，她戴了一雙金耳環，銀手鐲，背後拖了一條黑潤的大辮子，藍布衫，式樣雖舊，但很整潔，短俏，美。

春鶯 媽呀！快去看呀！（熱烈地向母地肩背撲過來）

春母 （吃了一驚）就是這麼的，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也不曉得自己有多大了！要不是我手拿得穩，這副鏡子還不完了嗎？

春鶯 （碰了釘子，冷聲不語）

春嫂 春妹，看什麼呀？

春鶯 ……

春嫂 怎麼又不說呢？

春鶯 不說，免得又是大驚小怪的！

春母 （翻了她一眼）

春鶯 差點兒就不得了哪！要不是人家手拿得的話……

春 母 你看，這張嘴多狠！好呵，我看你到了人家！

春 鶯 到那個人家？到什麼人家？……

春 母 你狠，我不和你說。

春 鶯 不和我說，說不贏囉，本來沒有理由囉。

春 母 我看你光是嘴狠！（戴上眼鏡，重新作活）光是玩，也不動手！

春 鶯 玩也玩，作也作，你忙了一早晨，哼，要不了我半個時候。（加入作活）

春 嫂 這真不是春妹吹的。

春 鶯 我忙一天，也不要嫂嫂半個時候。

春 嫂 得了，別跟我吹。

春 鶯 哦，我是跟嫂嫂吹的。

春 嫂 別扯這，看什麼呀？你剛才說……

春 鶯 我剛才說……我不說，蠻有趣的，才有意思哩。

春鶯

春嫂 怎麼有意思呢？

春鶯 我不是說過嗎？

春嫂 你那說里，你說過什麼？

春鶯 我說過，「我不說」，因為說不得，一說又是大驚小怪的！

春哥 你從從容容地說，難道我也說你大驚小怪嗎？

春鶯 （故意咳了兩聲，慢條斯理地）真有意思，他們都很青年，活潑，強健，大家在一塊兒，像兄弟姊妹一般，也不分男的女的，做點事來一起做，玩也一塊兒玩，他們真好，真有意思！

春嫂 那個他們？

春鶯 他們，就是他們。

春母 你看討厭不討厭，這婆吞吞吐吐的！

春嫂 快說吧，怪忍人的！

春鶯 你想想，看我這里有那些人能够這麼自由？

春母 自由，嘿，妹妹現在很能說幾句時毛話了。

春鶯 我們不懂得什麼話叫時髦話，只曉得隨口胡說，不管時髦人聽了見笑不見笑！

春母 （向春嫂）你別跟她說，儘傷人！

春嫂 你也未說時毛話。好吧。別又扯到別處去了！你說他們究竟是那個他們呀？

春鶯 我不是說叫你想想嗎？無論什麼事情，你只想一想就明白了，你看我們這里還

有那些人能够這樣？...

春嫂 是的，我想起來了，是他們宣傳隊吧？

春鶯 對呀，一點兒也不錯，就是他們。嫂嫂真聰明，一猜就猜着了。要是嫂嫂去

加入……他們一定很歡迎的。

春嫂 我才不想幹這玩藝哩。

春鶯 想也是白想呵，爸爸，哥哥，他們能讓你幹嗎？

春嫂

就是他們讓我幹，我也不得幹，幹不了，這生成是他們年青人幹的。

春鶯

什麼青年人老年人，什麼幹得了幹不了，只要肯幹，我看沒有什麼了不得；就說演戲吧，只要話說得明白，當歡喜的時候歡喜，當悲哀的時候悲哀，見景生情，有什麼難呢？今天我看他們演的那齣戲，裏面那個扮王大娘的，還未有你年青，也沒有你這麼漂亮！

春嫂

我們不漂亮。

春鶯

再說講演吧，也只要話說得明白，人家聽得懂，無非也就是說敵人怎麼兇惡無理，我們大家要齊心努力，把敵人趕走了纔能過太平日子，要不然，是都活不成的，這道理不是很淺嗎？你不會說嗎？

春嫂

我們不會說。

春鶯

我不相信，再說唱歌吧，也沒有什麼難的，只要學上幾天就會了，小孩子不也會唱嗎？什麼（唱）「我的家在東北涇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

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糧。我的家，在東北涇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又什麼：「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佔，我們再也不能忍受，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亡國的條件我們決不能接受，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再還有：「這是偉大的戰爭，這是光榮的戰爭，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還有一個歌，叫「自由神」很好聽的。

（李經國怒氣沖沖自房裏跳出，頭戴紅頂瓜皮帽，手執旱烟管，文綢緞地帶著幾分紳士氣）

李經國

（向春鶯）你：你瘋了嗎？

春鶯

……

李經國

簡直是：簡直是沒有家教！胡說八道，你以為我沒有聽見，什麼自由，自由是什麼？你是什麼人？自由也是你能說的嗎？不知羞恥的東西！

春鶯

春鶯

八

春鶯 只是說了說一下，就是不知羞恥嗎？

李經國 可不是嗎？別人或者說得，你就不能說！

春鶯 我不明白我爲什麼說都不能說？

李經國 蠢東西！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春鶯 女的就不能說自由嗎？

李經國 別說女的不能說，就是男的，規規矩矩的男的也不能說。

春鶯 連說都不能說！

李經國 就不能說，不敢說，你再說看看！（把旱煙管在地上搗著威示）

春鶯 不屑得當誰說！

春母 你還嘴很！

李經國 你敢說，你說我敲死你！（把旱煙管揚起來了）

春鶯 你打吧！

李經國 我就打，我就打，（揮動着旱煙管，却被春母攔住）打了怎麼百，看你又怎麼的！

春 嫂 妹妹，你讓一讓吧！

春 鶯 不讓的，他打吧！（昂然不動）

李經國 簡直是無法無天，氣死我，氣死我哪！

春 母 算了吧，算了吧，幾十歲的人，跟她淘什麼呢！

李經國 她簡直不怕我了，這還得了，我要打人的！（但是武器——旱煙管已被春母奪去）連我都不怕，那還怕誰？這都是你（指着春母）都是你慣壞了，讓她談自由，讓她看戲，讓她唱歌，讓她不怕我，你不許我打她，好呵，讓她這麼下去，讓人家罵我沒有家教，丟我的面子！

春 母 我不是怕她，不讓您打她，是免得您洩神。

李經國 氣死我，真氣死我了！哎呀！我一氣胸脯就作痛！哎呀！（按摩着胸脯）

春 鶯

春鶯

(聲)

春母

還是到房裏去躺一躺吧，何必生這樣的氣呢？

李經國

你倒怪我不該生氣？好呵！

春母

不是怪您不該生氣，是怕您生氣了不好咧！「扶李經國下」

(秋兒興高采烈自外上，十八九歲，形容鄙俗)

秋兒

春小姐，好看極了，趣極哪！

春嫂

什麼好看？秋！

秋兒

春小姐，好玩兒極了！

春鶯

什麼事呀，這樣！

秋兒

(不理春嫂)真有意思，有意思極了，真像……春小姐，您怎麼不去看呀？很

多人看呢，真熱鬧，比那年做會事還熱鬧；我擠在人中間看，最容易擠出來，特爲回來告訴您。您快去看吧！要遲了就看不着哪！(急切地望着春鶯，

春鶯一聽也不睬，只是作活）

春嫂 究竟什麼事呀？

秋兒 您不知道。

春鶯 嫂子，還有線嗎？

春嫂 還有，有的是（從書包裹檢出一組線給他）

春鶯 這線還不錯，根根能用。

秋兒 （焦急而又羞愧，怨大概不去了，繅人太多吧？

春鶯 ……（懶得理他）

秋兒 （失望地）那末我就去，我就去！（可又不走）

春嫂 你去就去你的吧，什麼事也未說個明白，慌慌張張的！

秋兒 ……（焦苦地亂抓頭皮）

春鶯 討厭死哪！

春鶯

三

春鶯

二二

朱雲
（朱雲上，着工人服，拿着一頂鴨舌帽，）
嫂子！

春嫂
來哪。

朱雲
春妹在做什麼？

春鶯
……

秋兒
哼！（扁着嘴，看你來碰釘子）

朱雲
伯父伯母呢？

春嫂
在屋裏。

朱雲
春妹，你未去看新劇嗎？

春鶯
……

春鶯
（秋兒幸樂地冷笑，朱雲無聊地踱了兩趟，失意地同外走，快要走出去）
怎麼就這麼？

朱雲 (很快地回轉身) 不走，不走。(把簪子放在几上)

春鶯 你去看過新劇嗎？

朱雲 看過，剛看完。

秋兒 什麼！都完了嗎？(向春鶯) 您看，戲都演完了，真是！

春鶯 (向朱雲) 他們演是還不錯。

朱雲 你也看過嗎？

春鶯 只看了兩齣。

秋兒 呵，您也去看過嗎？虧我未見着您。您站在那兒。

春鶯 你管我兒站在那？奇怪極哪！

秋兒 ……

春鶯 一齣是張家店，還有一齣：

朱雲 五一八以來，像徽劇。

春鶯

春鶯

都不錯

秋兒

好玩兒極哪，那個裝鬼叫搶姑娘，搶了一個又搶一個，他媽的又來搶第三個，就他媽的打起來，把那王蛋打得亂叫，好玩兒極哪！

春鶯

我說，雲哥，你怎麼不也跟他們去幹呢？

朱雲

我已經加入了呢？他們都很歡迎我。

春鶯

（欣喜）真的嗎？你加入劇團，不怕……

朱雲

怕什麼，我什麼都不怕，我底生命是我自己的！誰都不能够毫無地阻止我。

春鶯

……嫂子，你也去加入吧！

春嫂

我們沒有資格，我們也不想加入。

朱雲

這又不是作官，要資格；這是幹救亡工作，只要肯幹，努力，就可以，那怕是小孩子，老太婆，都可以的，你們未聽說過嗎？「有孩子劇團」，還有「老太婆劇團」。

我親愛的小弟

春鶯 是呀，我不是說過嗎？只要肯幹，沒有什麼幹不了的事。

秋兒 那末，我也去幹，春小姐，你也幹罷！

春鶯 用不着你管！

秋兒 您不去幹，我也不去幹。

春鶯 （輕蔑地睨惡地投了他一眼，轉向朱雲）他們還要女的加入嗎？

朱雲 要，怎麼不要，你加入嗎？

春鶯 我呀……（都望着她。）不知道。

春嫂 這妹妹呢，真是，自己要加入不加入，連自己都不知道！

春鶯 嫂子，你去吧，他們一定歡迎你！

春嫂 他們歡迎你，你去吧！你又會唱歌，你又會——

朱雲 （李佐才上，只朱雲一人未看見）

實在婦女都應該加入團體去活動，一則是爲國出力，二則是求本身的解放，

再，自己的安全也比較有保障，尤其是戰區和淪陷區域的婦女。

李佐才

（喝斥春嫂）你怎麼不到廚房裏去燒呀飯！

朱雲

呵，佐才哥回來了。

李佐才

（傲然不理）連飯都忘了作，只顧談天，談天能够飽肚子嗎？……

秋兒

（機警地向外溜——）

李佐才

秋兒，我叫你到王家村去討的帳呢？

秋兒

我！我還沒有去。

李佐才

混帳東西，帳都不去討。在這兒胡說。你也配講什麼道理嗎？

秋兒

我沒有講什麼，就是……

李佐才

還不給我到王家村去。

秋兒

就是他，來這兒胡說八道，還累別人！（一壁向朱雲翻眼，一壁咕嚕着

下）

朱雲

(向李佐才)我走哪，再見！(感到無趣地下)

李佐才

……(白眼送他)

(春嫂忙忙收捨活計)

李佐才

我不知說了多少，叫你——你們別要和他接近，聽他說東說西，可是總不聽我的話，太不自愛！(春嫂收活計下，他跟着她縮口)以後再是這樣，我就

……(下)

春嫂

(冷眼投射他底背影)哼！(瞥到几上的那頂帽子，機警地欣喜地把它拿在手裏，一面珍惜地看着，一面地細細地拍打著它上面的灰塵並吻着它。她底眼睛入神的向遠方凝視)

——幕徐徐下——

春霞

第二幕

人

李經國

春母

皮大娘

朱玉

朱佐才

春霞

春霞

景

與第一幕同

春母

您看，王家怎麼樣？

李經國

王家好也好，可是張家也好呀！

春母

這兩家都好，不過總要擇一家，您覺得……

李經國

王家這兩年漸漸興旺了，外面都說他有一兩萬的財產，張家固然年年在費田，可是田還是不少，至少總還有三四百田。不過手上的活錢未有王家的多，王家又有舖子開着，年年賺錢，再過兩年，十萬八萬恐怕是有的。

春母

那就答應王家好了。

李經國

不，王家固然發財，但是總沒有張家的聲名大；王家是做買賣的，商人，也只這年兩才興旺；張家呢，是老門老戶，前輩人做過官，後人就是老爺，如果女兒嫁過去的話，那就是太太了，我們也就是岳老太爺，岳老太太了，哈哈！

春母

那就答應張家好了。

李經國

別忙，你要曉得張家那孩子曾經娶過親啦！

春母

呵！我們的女兒去填房嗎？

李經國

那也不要緊，我覺得不好的，是那孩子的年紀太老了一點，快四十歲！

春母

春 母

快四十歲了？我春鶯才十七歲哩，那不好！

李經國

老夫少妻，也不大要緊，不過聽說那孩子的名譽不怎好麼！

春 母

你聽說，怎麼名譽不好呢？

李經國

就是愛玩女人！

春 母

玩女人！那怎麼成？

李經國

其實也不要緊，年青人而且又是少爺，這些事兒是不免的，我們的女兒一過

去，或者就要好些。

春 母

我總不大放心，您看，王家那孩子怎麼樣？

李經國

王家這孩子還不錯，胖胖的個像很有福氣似的，不過人家給他起了個渾號，

非常難聽！

春 母

什麼渾號？您說！

李經國

叫豬八戒！

春母 豬八戒！

李經國 你看，把女兒嫁給豬八戒，不是太冤枉了嗎？

春母 還不過別人開他的玩笑，只看那孩子是不是？

李經國 也是那麼豬頭豬腦似的聽說有一次別人請他上館，請他的人沒有錢會賬，當時就向他借錢，他也就痛痛快快地借了，以後他也不找人要還錢，說別人太講義氣，請他上館！你看他豬不豬？

春母 唉！

李經國 這樣，豈不願請他上館？所以，常有人請他上館，總是同他借錢會賬，他也總是不受人還，很得意地說別人對他講義氣，寧可借錢請他！真是豬透了，還不如豬八戒聰明！

春母

孩子怎麼這樣傻，別人借你的錢來請你，還是講義氣嗎？真是太老實了！……老實點也好，庸人多厚福，人，總是不能十全十美的，你看，女兒的年紀一

春母

天一天的大了，又是這臨時候！

李經國 所以很叫人作難，不過總是這兩家，只有這兩家的門戶高一點，配得上。
春 母 我們究竟答應那一家呢？

李經國 答應那一家，王家有王家的好處，張家也有張家的好處，究竟答應那一家呢？
春 母 一時很難決定，過兩天看看，讓我想想。

春 母 不是，王家來說過幾次了，張家也託人來說了三次，你看……

李經國 他們說他們的，我們打我們的主義，這又不是做生意買賣，可以隨便，女兒的終身大事，也能馬馬虎虎嗎？這時候不過細，到了木已成舟，就悔之晚矣……總是這兩家就是！

春 母 是王家還是張家呢？

李經國 你一燥急，我越是有主張了，你讓我靜靜地想一想！如果真想不出那家好的話，那就由春露聽自己的命運去碰好了，不過總是這兩家！反正這兩家

。(邊說邊抬着鬚鬚躊躇下)

（皮大娘上）

皮大娘 我來的真巧，您剛好在家，看起來還有緣份囉。

春母 皮大娘，你請坐！

皮大娘 坐嚕，一天到晚都是坐，您也坐呀！（拉春母坐）您的春姑娘呢？

春母 她在後面洗衣服吧。

皮大娘 這姑娘真勤快，真能幹，模樣兒又好，真是，您的福氣真好！

春母 那兒談得上什麼福氣囉。

皮大娘 ！她今年快十七歲了吧？

春母 可不是嗎，今年三月整十七歲。

皮大娘 日子過得好快，幾年她就是十七歲了，都快要……唉！難怪我們老的日子過得快也好，只要世界太平。

春鶯

皮大娘 就是的，快聽說過嗎？日本人就更要來我們這兒啦！

春母 啊！

皮大娘 所以，像你春娘姑這麼大的姑娘，還是早一點……

春母 是呀，我和她爸爸正爲着難哩！

皮大娘 （更親近春母些）其實又有什麼爲難呢？像這春姑娘這麼又聰明，又能幹又

……還怕說不着人家嗎？您要不見怪的話……我就來作一個媒，好不好呢？怎麼不好呢？

春母 我看這是非常好的，男才女貌，良緣天成，何鐵舖，您曉得嗎？

皮大娘 是靠河邊住的那家吧？

春母 就是那家，說起來都是知道的，何家那孩子，您也該看見過，今年十八歲，

只大您春姑娘一歲；人品才好呢，真是白面書生，簡直不像鐵舖的小老板，

要是和您春姑娘配起來，才是天生一對哩，您看了才歡喜啦！……

春母

六……

皮大娘

恭賀您，一個好女婿。

春母

……

皮大娘

您看呢，這幾天的日子都很好。今天初六，明天初七，後天初八，初八的日子最好，就是初八的……

春母

皮大娘，我還不能作主，候我和她爸爸商量看看。

皮大娘

我看他老也是贊成的，一定會贊成的，何家鈺鋪他老也是知道的，雖然說不上是大戶人家，總還是我們這里的好家，你還不曉得嗎？牛跛子的那十畝田就是賣給他了……

（李經國疑思地唸着上）

李經國

是張家好呢？還是王家好呢？我看還是張家……

春母

（趕緊打岔）皮大娘你還未吃飯吧？

春鶯

二五

皮大娘

吃過了。(起身向李經國) 飯沒有出去嗎？

李經國

沒有。(態度嚴肅)

皮大娘

您都還沒吃飯嗎？

春 母

還沒有哩。

皮大娘

(大家感到無話可說沉默片刻，皮大娘起身向外邊走，春母送至門口，皮大

娘低聲細語地又說了些話，然後笑着走了。(春母同轉來)

李經國

她來說什麼？

春 母

她說何家鐵舖那孩子很好。想我們的春雲……

李經國

笑話！什麼東西，他也配……

春 母

是呀，鐵匠的兒子，那怎麼好……！

李經國

真是不知高低！誰叫她來胡說八道！這種不三不四的女人，再別理她！

(朱雲匆匆上)

朱雲 李伯伯，鬼子到胡家嶺來了！

李經國 什麼！胡家嶺？

春母 胡家嶺離這里？……

朱雲 只十五里路。

春母 那怎麼好呀！

李經國 未有這麼快，那兒就到了胡家嶺。

朱雲 這是剛才的消息，胡家嶺有很多人跑到這里來，這里也有很多人四別處跑。

李經國 我不相信，前一個時候都未聽見說。

春母 不，剛纔皮大娘也說日本人要到這里來。

李經國 皮大娘，她是什麼東西？你聽她說的話！一點兒主張也沒有，聽別人胡說八

道！什麼日本人要來，什麼鬼子到了胡家嶺，都是謠言，我就不聽。

（季佐才惶倉上）

李佐才 爸爸，日本兵到了閩家橋！

李經國 啊！

春 母 離這里：還有好遠？...

李佐才 只有十里路了。

（門外有奔走呼號聲）

春 母 這怎麼好？怎好呀麼！

朱 雲 趕快收拾點東西走吧！

春 母 往那里走好呢？

李經國 我看沒有那里好走，走出去怎麼辦？屋裏這些東西！

朱 雲 人暫且先逃出去了再說吧！東西！

李經國 東西不要，是不是？

李佐才 不是自己的東西，自然是不在乎！

朱雲 不是說不要東西，是說顧不了東西哪，只好先顧人。

李經國 我問你，把東西丟了光着人跑出去，誰給你吃？誰給你住？

朱雲 逃到外面去當難民，自然不如住在自己家裏好，可是總比作順民好！

李經國 你說當難民比作順民好，爲什麼還有人作順民呢？

朱雲 有的是不得已，有的是無知識！

李經國 無知識，你說誰無知識？

李佐才 別人都無知識，就他一個人有知識！

朱雲 現在不是爭辯的時候，要緊的是趕快避難！

李佐才 你逃你的，我不走的，我就作順民。

朱雲 你大概還不曉得作順民的苦處，告訴你，作順民就比是作牛馬還不如哩！

李佐才 我看不見得。

李經國 什麼順民，什麼牛馬，你懂得什麼？我幾十歲的人還不知道，要你告訴我！

（門外逃難的呼號聲）

（春鶯春嫂慌忙上）

春嫂 這怎麼好呀！

春鶯 媽，後面小道上有很多人餓，說是鬼子來了，離這里只五里路了！

春母 啊！這怎麼好呀！怎麼了呀！（茫然無主）

李經國 別要怕，不緊要的。進去！（春嫂聽命地退進去）

朱雲 什麼不要緊，春妹，走！

李經國 胡說！你是什麼人？她是什麼人？你能叫她走嗎？

春鶯 難道不該走嗎？

李經國 不該走，我不准走！給我滾進去！（去推她）

朱雲 爲什麼不准走呢？

李經國 （回身向朱雲反攻）我就不准走，你是什麼人，我家裏的事，你管得着嗎？

混帳！

春鶯

他叫我們逃難吧？是混帳嗎？

春母

你別淪弱呀！

李經國

（又轉身向春鶯衝來）哈，你公然衝向他呀！不要臉的東西！（氣憤地揮起了老拳）

朱雲

太頑固，太不講理！

李經國

（又轉身向朱雲）你這小子，罵誰？頑固？誰不講理？！！你倒教訓我起來了！——這還了得嗎？（拍桌大吼）

朱雲

我看，有什麼不得了。

李佐才

就是了不得！

朱雲

了不得，你要怎樣？

李佐才

我要揍你，王八蛋！（伸拳示威）

春鶯

朱雲

你才是……

春母

得哪，得哪，別爭吵了！（拍着朱雲的肩背）你這孩子也是……到別處走走！（推他向外走）

朱雲

老兄，把你這要結實的拳頭拿去對付敵人吧！敵人不是就要來了嗎？

李佐才

我就對付你，我就對付你！（向朱雲猛衝）

朱雲

我也會照樣對付你的！（揮拳頭抵抗）

春母

佐才！佐才！讓一讓吧！（一邊攔阻他，一邊推着朱雲）你走！你走！這是什麼時候呀，你們還打架！

朱雲

伯母是要打我……

春母

你好，你好……（推朱雲下）

李佐才

非打這小子一頓不可，他媽的！（勇敢地站在大門口摩拳擦掌）

李經國

沒有家教東西！再別讓他進門！以後誰要和他說話，我就割掉她底舌頭！

把老眼冤冤地向春鶯注視）

（春鶯低着頭，眼睛死翳着地，一種悶恨壓制着她，同時一種欲求又引誘着她；門外奔走呼號聲一陣劇烈的震盪，春鶯突地揚起頭向門外跑了兩步，可又夢醒似的立住了，向正對地瞪着眼睛的李佐才碰了一眼，即偏下頭，怨憤地往裏遶走——拍門聲）

李佐才

誰？

李經國

不准他進來！又是那小子！

李經國

朱雲，你這孩子也太惡哪！又找得來鬧事！（拍門更兇）

李經國

（向門外竄去）你這混帳，要當土匪嗎？

李經國

小玉八蛋是要討打，好，老子今天就揍你一頓！看你怎麼的！（捲袖伸拳，預備打）

太混帳了，打一頓了還送到區公署去重辦！白晝碰人大門，與土匪何異？（

春鶯

三三

春鶯

三四

（旱煙管握得緊緊的，擺着迎戰的架子）

（門外起了兇惡的怪異的喝罵聲：「開門！馬廐！不開門，放火！」皮靴踢門聲。）

（同時）啊！（氣力衰頹）

李經國

春母
呀！這是？……

李佐才

日本兵！

李經國

（強作鎮靜）不要緊的，日本皇軍是很文明的，佐才，把門打開吧！

李佐才

您：打開吧！（疑懼不前）

李經國

怕什麼？我來……（正鼓着勇氣要來開門——門外「不開門，馬廐」，要殺！放火！」怪異的喝罵聲與踢門聲更厲，並有搬拉槍機聲——）鳴！（回頭跑了一步，戰戰兢兢地命令春母春鶯）你們開門，你們開門……

春母 我……（嚇得亂顫）

春鶯 媽！（牽她向裏，剛要跑進去，春嫂恐惶萬狀地自裏室奔上）

春嫂 後面！……後面……幾個穿黃呢軍裝的……把後門撞倒……進來哪！他們趕我！……

春母 天哪！（站不齊，跌坐地上）

春鶯 ……（木然如痴，背向觀眾）

李佐才 啊！

李經國 唉！

春嫂求救地望着李佐才，李佐才沒法地望着李經國，李經國絕望地望着天。
（大門漸漸要搗開，裏面幾個人的皮靴嘩兒轟地漸漸走進來）

幕急下

第三幕

人

李經國

李佐才

春母

春鶯

皮大娘

秋兒

朱雲

景

全第二幕，不過字畫有些破落，桌几東倒西歪，那一扇綠色的窗戶也亂了些
眉眼。

李經國頹喪地坐在椅子上，李佐才站在大門邊，焦苦憤恨。裏面有女人悽幽

的哭泣聲，門外有輕鄙的譏笑聲！

「哈哈！真是報應！李佐才不是頂強壯的嗎？怎麼給鬼子打了幾個嘴巴不同手呢！自己的女人給鬼子——」

「給鬼子怎麼樣？」

「給鬼子強姦哪。」

「呵！」

「還有他的妹妹，挺漂亮的！」

「也給鬼子強姦哪嗎？那太可惜，那真可惜！」

「可恨？我看是活該！去年不嫁，今年也不嫁，現在好，給鬼子受用哪！」

「那不要生小鬼子嗎？李經國的福氣真好！我們應當去恭賀恭賀，說不定還有紅雞蛋吃哩。你們李氏們宗——」

「我姓李又是一種。」

「歡又是一種，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李佐才氣得亂抓頭皮，眼中冒火，他似要即刻衝出去和那殺人決一死戰；可是他並未這樣，却轉過身，癡癡地跑進裏面去喝喊：

李佐才
給我死！快給我死！

李經國
死了痛快！死了痛快！

李佐才
死呀！快死呀！你還不死嗎？你……竟死而不死？這不是癡子嗎？省得我動手

……（又另外向着綠色窗戶那邊喝喊）你也給我死！還捨不得死嗎？還要人來催你死嗎？

李經國
都死了好！死了好！

（裏面的哭泣聲低微了，減少了。李佐才跑出，春母悲苦地跟出）

春 母
你爲什麼定要她死呀？這又不是她自己請願；我和你爸爸也商量好了，託皮

大娘去同何家鐵舖說說看，他要是答應，就趕緊把她送過去了算哪！

李佐才 人家會答應嗎？

春 母 恐怕他答應呢，前些天他也託皮大娘說過媒的。孩子，何必呢，你們是一母

所生，是兄妹，是手足，是骨肉呀！何必這樣呢！何必……（涕淚漣漣，）

李佐才 並不是我，是外面……

（皮大娘撇嘴板臉自外上）

李經國 （起迎）皮大娘，你來了！

春 母 皮大娘，你請坐，（含淚陪笑殷勤招待）

皮大娘 （很不高興地坐下，冷了一會才開口）真是！

春 母 怎麼？事情！

皮大娘 我是說不成呀！硬要我去碰釘子，去受他的教訓，聽他一些不三不四的話！

春 母 他怎麼說？皮大娘！

李經國

李佐才 別要問清楚了！

皮大娘 他說——

佐才 皮大娘，請你別要說了，算哪吧！

春 母 我把女兒說給他，又不要他的一點什麼東西。

皮大娘 哼，他說，您就是倒給他一些東西，他也不要您的姑娘啊！

春 母 啊！

李經國 唉！（倒在椅子裏只是嘆氣搖頭。）

春 母 那麼，皮大娘，費心，再打聽別家看看，恐怕……

李佐才 够哪，够哪！

皮大娘 這個媒人我不敢當，您另請高明吧！（拍一拍衣服，冷然向外走）

春 母 看我們的情面，皮大娘！

皮大娘 得了吧，我已經上了一次當了，再……哼！（傲然下）

李經國 還是死了好，死的好！

春母 就這樣氣人啊！

李佐才 以後受氣還要多哩！瞧着吧！

（秋兒慌忙自外上）

春母 呵，秋兒，你回來了！

秋兒 （喘着氣）我前天就要回來的，聽說鬼子把這里佔了，姦擄燒殺亂鬧，我不敢回來，今天聽說鬼子已經走哪，我才敢回來。

李佐才 你要了多少帳回來？

秋兒 一個錢也沒要回來，王八斤，王牛兒都說等幾天……

春母 好，你到後面歇歇去罷！

秋兒 嗯。（下）

春母 （機敏地向李經國，）你覺得怎麼樣？我看秋兒這孩子也不怎樣壞，把春露

春露

說給他打算哪！您說……

李經國

唉！

春母

我看只有這樣，外面有門有戶的人家是不成的，沒有法子！

李經國

好罷！

李佐才

不過他們不能住在這兒！

春母

我打算叫他們到莊子上去住。

李佐才

不，還要離我們遠些才好！

（秋兒驚惶喊上）

秋兒

少太吊死啊！吊死哪！

李佐才

知道！（大步往裏下）

春母

唉！（酒淚）

李經國

死了好！死了好！

秋兒

爲什麼要死呀？吊死……

春母

你別要問哪，秋兒，來，站過來，我告訴你，（撫着低底肩）……你看，你的

夜服也破了，也不補一補！

秋兒

沒有人給我補呀！

春母

要有哪媳婦就好了，你想不想……

秋兒

我……哪……

春母

你喜歡你春小姐嗎？

秋兒

我……不……

春母

不？

秋兒

不不，喜歡歡喜，她不喜歡我……

春母

以後她就喜歡你了，只要你對她好！

秋兒

我一定對她好，對她好，只要她喜歡我！

春 鶯

四四

春 母 把她……

秋 兒 ……

春 母 說……給你……你……你答應嗎？

秋 兒 （受寵若驚）我……我……答應答應答應！（感激地跪在春母的膝下）老太！

春 母 再別喊我老太，要稱岳母！稱老爺是岳父！

秋 兒 岳母！岳母！（轉向李經國）岳父！

李經國 唉！

春 母 起來，去剃剃頭，乾淨乾淨，給你錢。（掏給錢他）

秋 兒 啊，（應聲站起）岳母！（接了錢，不勝雀地躍往外下）

（李佐才喊着上）

李佐才 秋兒！秋兒！

春 母 我叫他剃頭去了，你叫他？…

李佐才 叫他去買棺材。

李經國 唉！家破人亡！

春母 就你去買不好嗎？

李佐才 他去買又有什麼關係呢？

春母 不是的，你要給他一個吉利呀！

李佐才 他是我們攬的小伙計，我們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什麼吉利不吉利！

春母 孩子，你還不會想到嗎？他現在是你的妹夫呀！

李佐才 妹夫？那就不能買東西了嗎？

春母 買別的東西倒不要緊，你看，棺材！

李經國 唉！

李佐才 買棺材他就死了嗎？

春母 孩子，你別這麼說呀！看在你妹妹分上！再說，平常什麼東西不都是你在買

嗎？就是五分錢的東西，你都不放心別人買的，現在你怎麼又不去買呢？
現在我不願出門！

李佐才
春 母 那麼，（向李經國）您去買好了！

李經國
春 母 你去買不好嗎？

春 母 我幾時出門買過西東？不知道爲什麼都怕出去……

（秋兒怨憤不堪地奔上，頭髮只剩了半邊）

春 母 秋兒，你怎麼啦？頭也未剃光！

秋 兒 ……

春 母 說呀！什麼事？

秋 兒 我不幹！我不幹！

春 母 什麼事？不幹不幹，你說明白呀！

秋 兒 他們說……

春母 那個他們說？你說呀！

秋兒 剃頭鋪很多人，他們都問我爲什麼喜歡？又問我爲什麼今天要剃頭？糊起我

不肯說，只抿着嘴笑；他們偏逼着我說，我就說哪。

春母 你怎麼說呢？

秋兒 我曉得把春小姐說給我作媳婦了。

春母 他們又怎麼說呢？

秋兒 他們一聽就哈哈的大笑起來，說我的腦袋是尖的，要當王八！說春小姐給鬼

子強：強姦了，要生小鬼子！……

春母 啊！

李經國 唉！

李佐才 活一天就得挨一天罵！

秋兒 他們說，生的小鬼子是不認我做爸爸的！還要打我的！

春鶯

春母

好孩子，別聽他們胡說！

秋兒

不，我不聽！我不當王八！老太太……

春母

瞎，我不是對你說過嗎？不叫我老太太，叫我是岳母：

秋兒

稱您是岳母都可以，不過我不要春小娘，您再找別人吧！

春母

唉！我養女兒養錯哪，送不出門了……（氣得老淚直流，咽哽難言）

李佐才

要讓她活着嘛——

李經國

還是死了好，死了痛快！憤怒地跳起來，推開那綠色窗戶，指著伏在桌上的

春鶯大嚷）死呀！給我死呀！（春鶯從昏沉中驚醒過來，仰起頭，慘白的臉

上滿是淚痕，頭髮蓬鬆不堪，淚波充溢的眼中發著悲苦怨恨的幽光）

李佐才

早死早痛快！（跟著威迫）

春母

你們父子好狠心呀！定要我的女兒死！她竟犯了什麼罪？就是這樣事，也

不是她情願呀！你們硬逼她死！好，逼死我也死！

李經國 死吧，都給我死了痛快！

春鶯 哼！偏不死！（她悲憤地走出，衣服被撕破了幾塊，緊張地站在母親的身邊

）媽媽你放心，你的女兒不死了！本來她是要死的，可是現在她明白了，聖人越是逼她死，她越是不！！

春鶯 好！

李佐才 好不要臉！

春鶯 不要臉，你才是不要臉？

李佐才 我怎麼不要臉？快說！

春鶯 你的妻子，你的妹妹，你都保不住，讓敵人來糟踏，你有臉嗎？

李佐才

春鶯 她們被敵人糟踏了，你不同情她們，也不知道悔恨，反來逼她們死！你有臉

嗎？

李佐才

……

春 雷

你——（眼睛箭也似的向李經國射擊）你們怕別人恥笑，來逼死自己的骨肉，你們還有心肝嗎？

李經國

李佐才

春 雷

可憐的嫂嫂給你們逼死了，又來逼我我就不得隨便死！哼，我為什麼要給你們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雲哥的這句話說得對：

李經國

你就是他引頸的賊！

李佐才

你就記得他！

春 雷

記得他，記得他！又怎麼的！我為什麼不該記住他？他於我有益，他懂得愛惜我！我問你們，那天他叫我們走，你們為什麼不准走？留在家裏等強盜來

李經國

……你們，你們說！

李經國

李經國

(相顧無言)

李佐才

我和嫂子受這種污辱，不是你們造成的嗎？（淚雨傾紛）照情理，應歸你們死！你們爲什麼不死呀！

李經國

李佐才

李經國

李佐才

李經國

你們自己不肯死，反逼我們死，你們還算是人嗎？

……

（朱雲匆匆上，滿面風塵，挾着一件灰布大衣，）

呵，雲兒

朱雲

朱雲 春妹，你怎麼啦？

春鶯 啊！……（懷裏不堪地伏在椅子上痛哭起來）

朱雲 （對春母）她怎麼啦？

春母 她……她……她的嫂嫂自縊死啦！

朱雲 爲什麼？

春母 被那遭天殺的，滅子絕孫的鬼子糟塌啦！

朱雲 呵！（猜疑地看了看春鶯，悲痛地點了點頭向李經國）不聽我的話呀！現在呢？

李經國

（均背過身去）

李佐才

朱雲 既然被敵人污辱了，爲什麼不勸慰她，就讓她死了呢？

春母 我是勸她不死呀，她也不願意死，就是他！（指佐才）

李佐才

我！我精願她死嗎？不是不得已……

朱雲

你說什麼不得已？

李佐才

什麼不得已，你的老婆要是給敵人強姦了，你死罪了！

朱雲

你認為這是恥辱，是不是？

李佐才

是的，自己的老婆給敵人強姦了，是一種大的恥辱；可是這恥辱不一定是你的老婆的，而是你自己的恥辱！你作丈夫的不能保護她，使她受敵人的污辱，不是你的恥辱嗎？

朱雲

春母

是呀，男子大丈夫連自己的媳婦都保不住！

李佐才

叫我有什麼法子呢？那媳婦……

朱雲

你這麼強壯的漢子都沒有法，叫她們又有什麼法呢？

春母

是呀，婦道人家有什麼法呢？（爲春雲梳理頭髮）

李羽

朱雪

李佐

李佐

朱雪

自己的老婆被敵人污辱了。不怪自己沒有能力保護，也不想法去報仇，反來逼迫自己的老婆死？這還是人嗎？

告訴你，別說自己的老婆被敵人強姦了是你自己的恥辱。要報仇！就是別人的老婆和姊妹被敵人強姦了，也是你——我們的恥辱，我們也要報仇雪恥！再明白點說，這不是一人一家的恥辱和仇恨，這是全中國人的恥辱和仇恨！

說得對，有道理，到底你明白！

朱雪

春蠶

朱雪

朱雪

也可以說是全人類的恥辱，凡是有血性有正義感的人，都應當起來反抗的！春蠶，別傷心哪，你聽雲哥他說的多有道理！

如果我早來一個時候，嫂嫂就不會死了，我絕對不讓她死！就是要死，也要死得有代價！這樣白白地死，太冤哪！

春 萍

可不是嗎？

（門外無節的譏笑聲又起）

「聽說李佐才的老婆已經自縊死哪，那麼他的妹妹怎麼也不死呢？……」

「大概要留着生小鬼子吧！哈哈！哈哈！」

春 母

這惡短命的，亂舌根的！……

朱 雲

（痛恨極點）……我預料的不幸，公然！……春妹，我都知道了，你也不用傷心哪！你……你應該發起你復仇的怒火，去毀滅我們的敵人！要知道，你的不幸，只有那些無恥的糊塗虫才忍心譏笑你！只有那些沒心肝的壞蛋才會逼迫你！全世界明白道理的人，都要同情你！

春 母

你說的真有道現！我聽了快活！春鶯，你雲哥的話，你聽見沒有？別傷心哪！聽他說吧！

朱 雲

你要明白，愛你的人他將更疼你，更愛你！（春鶯慢慢地擡起頭，羞愧得發

春 鶯

紅的臉上掛着晶瑩的淚珠，她感激無盡地向望着朱雲。

朱雲

春妹，你的靈魂仍然是完美的……走吧，我們走吧！

春母

好，好，你們倆一同走！

朱雲

敵人暫時是退了，說不定馬上又會來！我們的軍隊已經從敵人的背後抄過來了。

春母

還是走了的好！這……（在腰裏摸出一包東西，塞到春鶯手裏）這點東西，就這點東西！春鶯！本來我是預備熱熱鬧鬧地……不曉得碰着這些腦事……這也只怪你的命運不好！叫我，也沒有法！這點東西，算是你的嫁妝吧！以後只要年歲好，媽再

春母

媽，你留着吧！

春母

不，媽對不住你，對不起我的孩子！想不到我，孩子就這樣……

朱雲

您別傷心了！

春 母

不，我不擔心，我倒爲你們歡喜，望你們白頭到老，將來……只別忘了我！

春 鶯

媽，你放心！我們決不會忘記你的！

朱 雲

春妹，你還有什麼東西要拿嗎？

春 鶯

沒有，什麼也不要了！不，還有……（跑進去，把朱雲的那頂帽子拿出來）

這頂帽子……（給朱雲）

朱 雲

你戴着好了，把辮子暫且挽起來，用帽子蓋住……（給她戴上，又把那件灰布大衣給她披上）好，我們走了。

春 母

噫！那能就走呢？

朱 雲

不，我只請了半點鐘的假，不能就誤！

春 母

總要吃一頓飯了再走！秋兒，你去買菜，殺一隻雞，不，雞是鬼子帶走了！

你到街上多買些肉呀魚回來，快些去……怎麼你站著不動，像癱了的？

秋 兒

……街上冷冷清清的，那還有賣東西的呀！

春 母 你再去看看！快些去！

秋 兒 （仍是不動，他很痛苦）

朱 雲 不需得，不需得，我們馬上就走哪。

春 母 那怎麼好？那怎麼好呢！

朱 雲 再遲了，恐怕就走不到了，走吧！（攜春雲手往外走）伯母，再見！（轉向

李經國與李佐才）再見！（李經國與李佐才均默然不理）

春 母 慢走！一路平安！常來信呀！（一面洒淚，一面送他倆下）

春 母 （在門外向走遠的他們帶着哭聲喊）記得來信呀！來信……（半晌，拭淚咽泣上）

秋 兒 （突地忍情不住，跪向春母）岳母，我還是要春小姐！

春 母 胡說！誰是你的岳母？再不許這樣喊，還是稱我老太！（走到一邊坐好）

秋 兒 不喊您岳母都可以，不過我還是要春小姐……

李繼國 混帳！

李佐才 他媽的暈哪！快去買一付棺材回來，大一點的！

秋兒 ……

春母 還不動？去買棺材呀！

秋兒 ……（絕望地站起來，哭喪着臉慢慢向外走）

——幕徐下

春
驚

六
〇
其

愛與仇

(二幕)

劇中人物

姚憶梅

王媽

黎中明

姚瑞徵

警士甲

警士乙

憶梅

(時坐時起，顯得非常苦悶，憂慮，翻一下書，寫一寫字，都覺無聊，搓着兩手，常凝神靜聽，看外面有什麼響動，孤寂，恐怖，她朝裏喊：)王媽，王媽(不見回聲)哪！(大聲喊)王媽！

愛與仇

王媽 來啦。(忙手忙腳地上)

憶梅 你老在後面！

王媽 我要作飯哩。

憶梅 這麼早就作飯？

王媽 還早，天都快黑了！

憶梅 (看看壁上的鐘) 哦，都六點了，時間過得真快，快點過去吧？

王媽 ……(回身走)

憶梅 王媽，你別走哪，就到這兒陪陪我，晚飯也不要作，我不餓，你自己隨便吃點

王媽 什麼好哪，你餓了嗎？

憶梅 我餓不餓，我是怕您餓，您不是沒吃中飯嗎？

王媽 可是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餓，這些天心裏不安定，吃什麼東西都沒有味……站

着幹嘛，還有錢子。

〔王媽剛坐下，聽扣門聲，即站起，向外走〕

憶梅

（驚戒地）王媽，不開門，先問清楚，來告訴我！（王媽下，她危懼地等着，一

會兒王媽上）誰呀？

王媽

一個姓黎的。

憶梅

姓黎？他叫什麼？

王媽

叫什麼明……我忘哪。

憶梅

呵，中明，是不是？

王媽

像是，對，對。

憶梅

是他？你怎麼不開門呢？（焦急）快去追他回來！真是！

王媽

我又不認得他哩。

憶梅

他你都不認得嗎？……快給我追他回來！

王媽

他又沒有走哩。

愛與仇

憶梅

呵，他還在門外等着嗎？那你快去打開門他進來，快去！（推王媽下）小心他走脫！（欣喜地，匆忙地用手理一理頭髮，整一整衣服，順手點燃燈）

（黎中明上，商人服裝，很陰沉。王媽跟上）

憶梅

（乍看進來的客人，驚訝地退了二步）

中明

梅！

憶梅

你……？

中明

不認得了嗎？……（脫去尖頂瓜皮帽和坎肩）

憶梅

（恍然，不禁笑逐顏開）你怎麼扮成這個怪樣？

中明

這樣子，日本人看了比較順眼。

王媽

（向黎中明）您，李什麼明先生，您認得我嗎？

中明

我不認得你，你認得我嗎？

王媽

看，您不認得我，我又怎麼認得您呢？我們小姐說「連他你都不認得嗎！」！

憶梅 得哪，我記起來了，妳才來一個月。你去作飯吧！你一定很餓了。

王媽 我不餓。

憶梅 你不餓，我餓。

王媽 剛才您又說不餓……（咕噥着下）

憶梅 不餓，飯也是要作的！

中明 梅，你爸爸呢？

憶梅 商會請他老人家吃酒去了。

中明 快要回來了吧？

憶梅 去了快一點鐘哪，還不回來！該不會出什麼事吧！我真就心死哪！明，（很警惕地）你還不知道吧？……前星期三，爸爸接了一封恐嚇信……

中明 恐嚇信？

憶梅 要爸爸辭掉維持會長，或者把日本人的什麼秘密供獻給他們游擊隊——周振黃

領頭的游擊隊，限期一禮拜辦到，不就槍決！

你爸爸究竟怎麼辦呢？

申明

憶梅

他老人家沒怎麼辦，總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該怎麼樣就怎麼樣！」還叫我不要害怕，這不過是恐嚇恐嚇罷了。可是我總不放心：今天，你看，禮拜三，剛一個星期；我就怕今天會出什麼事！

申明

憶梅

難怪你們的大門關得那麼緊的，叫了幾次才打開。

不等天黑就把門關了，要不是你，我是不讓開門的。明，你來得真好，我正寂寞的不得了；你怎麼好久不來了？還是上個月三號你來了一次，這些日子你在幹嗎？

申明

我在鄉下。

憶梅

在鄉下……

申明

在賣舅父家裏玩兒。

憶梅

黃舅父，你媽不是姓周嗎？

申明

……我說錯了，他的名字叫黃。

憶梅

叫「黃」，這麼一個怪名！

申明

有點兒怪。

憶梅

明，爸爸現在很喜歡你啦。

申明

他老人家本來就喜歡我嘛。

憶梅

不，前一個時期，很不高興你，我不是對你說過嗎？

申明

說過什麼？

憶梅

你底記性真壞，就是日本人還沒有來的時候，你不是在作宣傳工作嗎？

申明

作宣傳工作怎麼樣？

憶梅

他老人家就不高興你作這樣的事。

申明

你呢？

愛與仇

憶梅

我當然是高興，實在覺得我們青年人，也應當爲國盡力！

中明

可是只覺得應當盡力，而不盡力，於我們的國有什麼好處呢？

憶梅

我也知道這不對，但是我有什麼法子呢？我的環境，難道你不知道嗎？

中明

我知道，你就爲了你爸爸！

憶梅

真的，我就丟不下他老人家，我不愛我的爸爸，你看我八歲就死了媽媽，現在

十八歲了，就是他老人家一手撫養我這麼大，小學畢業，中學畢業，十年來他老人家一半是我爸爸，一半又作了我的母親，自己寧可過着獨身生活，也不……

……你說爲了什麼？

中明

我不知道。

憶梅

告訴你啦，爲着怕他的女兒受後母的欺凌，這點兒道理都不懂！

中明

……

憶梅

最使我感激他老人家的，是對我的婚姻，聽說「孩子，你要留心你自己底大事

，爸爸是隨着你的腳。」公然我說到，他老人家也不反對；你看，照說你也應該感激他老人家哩。

中明

實在我也很感激他老人家，不過？

憶梅

不過什麼？

中明

……

憶梅

說呀！（搖着他底肩膀）

中明

我已經說過幾次了。

憶梅

我知道，你就覺得他老人家不該維持會長，可是你要曉得這是受的鬼子的逼迫呀！

中明

這我知道，但是……

憶梅

但是什麼？

中明

……

愛與仇

愛與仇

憶梅

說呀！

中明

說也沒有用了，已經……

憶梅

已經什麼？

中明

……

意梅

怎麼啦。說話說一半，真討厭！（故意氣的轉過身去，喘息間又回過頭來）

中明

明，我想你總不會不原諒他老人家的！

憶梅

我當然是原諒的，只是……

只是什麼？……又不說了，你今天是怎麼啦？看你這神氣，像害着大病似的，你病了嗎？明！

中明

我沒有病。

憶梅

你有什麼憂慮嗎？……快告訴我吧！

中明

等一會，你自然就明白了。

憶梅 不，我現在就要明白，你圖了什麼禍事吧？

中明 現在還沒有。

憶梅 你戰慄什麼，冷嗎？

中明 不。

憶梅 你今天這神氣，我看了真害怕，有什麼，你快說吧，或者我能够幫助你！

中明 我相信你是幫助我的，但我也相信你也要幫助他的！

憶梅 幫助他？（感到莫大的冤苦）他是誰？請你說出來！（憤慨）

中明 不必我說，你自然會明白的。

憶梅 我不明白，我永遠也不明白的。你說！（氣得要哭哪）想不到你會疑心我……

中明 梅，我絕對相信你對我是忠實的，同時我對你也是忠實的。

憶梅 那麼你剛才說我幫助他，是什麼意思？

中明 本來你也是應該幫助他的，我絕對不能因為你幫助他，就不愛你，不，我的圖

，我永遠是愛你的！

憶梅 我不相信，你說話太不乾淨了！

中明 在這時候，我是真不會說話，反正會說也沒有什麼用，讓事實來說明一切吧！

（痛苦，焦煩）他老人家怎麼還不來了，快點兒吧！

憶梅 你有什麼緊要的事，這樣躁急？……（王媽上）

王媽 小姐，飯好哪。

憶梅 （未聽見王媽的話）你看你，慌慌張張地，好像怕誰沾惹了你似的！

王媽 小姐，吃飯啦！

憶梅 我不是早就說不餓嗎？你又作什麼飯！

王媽 剛才您不是叫我去作飯嗎？

憶梅 剛才……你自己吃好哪，真麻煩……（王媽咕一下）上一次，你也是匆匆忙忙

地來了一下就走哪！

中明

這回來了恐怕我就不会走了！

憶梅

你不走？

中明

嗯。

憶梅

真的嗎？

中明

真的。

憶梅

（欣悅地站近他）就住在我們家裏，我爸爸也不會嫌棄你的；他老人家很想教你學的啟舊詩哩。假如你願意的話，他一定很高興的。你知道，他老人家愛他的女兒，也很愛他女兒的……很愛你呀！這些日子你沒有來，他就老在唸：「這孩子這些日子到那里去了？怎麼不來了呢？該沒有病吧！」他很就心你，又怕你惹了什麼禍事；使我的心裏也不好過，他說日本人對於像你們這樣的青年是很注意的。

中明

謝謝他老人家對我關心！

愛與仇

憶梅

明……

中明

什麼？

憶梅

我說：我說我們還是趕早訂婚吧，早一天好一天，固然我們不需要在形式上講求，但是免得旁人說閑話，最好還是……

中明

最近就訂婚吧。

憶梅

你老是說最近，究竟那一天算是最近呢？

中明

憶梅

你怎麼不答應我，在想什麼呀？

中明

沒有想什麼，你說……

憶梅

你說最近就訂婚，我問你那一天算是最近？

中明

那一天……就是今天吧。

憶梅

今天？

中明

就是今天，因為再沒有日子了！

憶梅

真是，今天已經天黑了，怎麼來得及？總得請幾個人，你要饒得，我爸爸是不願隨隨便便的。

中明

那麼今天算是求婚吧。

憶梅

實在你也應當向我爸爸……你想，他老人家怎麼好意思向你說這樁事情呢？就是今天，你同我爸爸求婚，保管他老人家非常高興地答應你。

中明

就是今天吧。

憶梅

明，你真使我高興呵！（攀着他底肩親密地）你現在怎麼瘦哪，好像有病似的！你看你的頭髮，也不梳一梳。

中明

……（默默地注視着她）

憶梅

你怎麼不說話呀？老看着我……爸爸還不回來了，真是！明，你今天就住那間客房，以後，我們就住那間大房，我想我們就是結了婚，也不要離開我爸爸。

你看，他老人家年紀這麼大了，我們要一走，他該是多麼孤獨呢？

中明

憶梅

你同意我麼？你怎麼不發聲，又在想什麼？你好像很怕冷似的。

中明

我不是怕冷。

憶梅

你是怕什麼？怕人來抓你嗎？

中明

哼，我要怕人抓我的話，我就不會來了。

憶梅

那你是怕什麼？怕我爸爸他不答應你麼？

中明

他不答應我什麼？

憶梅

我不知道什麼，嘿，才這麼一點兒阻，放心吧，我爸爸是不會給你釘子碰的，

你只乖一點就是了。……

（姚瑞霞叫門聲）

憶梅

呵，爸爸回來了，他老人家平安地回來了！明，乖一點，記得向他老人家……

不要怕，有我……來啦！（跳躍下）爸爸！

中明 （張緊地在腰裏摸了摸）終於回來了，終於……

（憶梅軟軟地擁扶着姚瑞徵上）

中明 您回來了。

瑞徵 中明，你怎麼好久沒有來？

中明 我到鄉下去了的。

瑞徵 還是少到鄉下跑吧，外面土匪很多，再又怕引起日本人的疑惑！憶梅，（摸出

兩個梨來）中明，（分給他倆）

中明 我不要。

憶梅 快接起吧！（把兩個梨都接了）我來削。（在抽屜袖拿出一把小刀來削梨）

瑞徵 （躺坐藤椅上）王媽呢？

憶梅 她在後面，您要什麼？

愛與仇

瑞徽

我很渴，你叫她給沏茶我。

憶梅

您吃梨吧。

瑞徽

您吃吧，我是買給你吃的。

憶梅

我虛口不渴，您吃吧。

瑞徽

我的口也不渴，不過吃了幾杯酒，心裏有點兒癢，我真不願應酬，可是不應

酬又不好，真沒有辦法！……

憶梅

爸爸，（把削好的梨給他）

瑞徽

（指中明）給他吧。

憶梅

我再來削。

瑞徽

你呢？

憶梅

我不要。

瑞徽

好，我分點你。（拿過刀來切了一半給她）

憶梅 (指中明)您給他吧！

中明 我不要。

憶梅 真討厭，吃點兒梨都這麼客氣！（繼續削那一個梨）

瑞徵 中明，吃吧！（遞給他一半，自己吃一半）還好嗎？怎麼你像有病似的。

中明 我還好。（應酬的吃着梨）

憶梅 爸爸，今天算是平安地過去了，我就放心今天會出什麼岔兒……（把削好的梨再切了一半給他）

瑞徵 真是女孩子，什麼事都愛放在心裏害怕，爸爸不是說過嗎，那不過是恐嚇恐嚇罷了……我不吃哪，你吃，我是買給你吃的。

憶梅 我也吃。（自己吃一半）

瑞徵 （慢慢地嚼着梨）中明，我看你對於中國的舊詩詞，應當多多研究一下，你知道，日本人也有很多做舊詩的，並且做得很好；我們的許多國粹，他們都非常

的珍重，我們爲什麼還不注意呢？……以後我來教你，只要你肯用心，不要幾年工夫，保管你五言七律，填詞作賦，都是很好的；你是很聰明的。

申明

……

（憶姪偷偷地拉了拉申明的衣服，機靈地走到瑞徵背後那邊去，用肩膀向申明指着他爸爸，意思是叫他乖一點，求婚吧）

（申明緊張地把手伸入腰裏，一陣寒戰）

瑞徵

你怎麼了，怕冷嗎？

申明

我不冷。

瑞徵

你戰什麼？看你底臉色！

申明

我……（囁嚅）

瑞徵

你要什麼？（站起來）

（憶梅焦急地向中明磨着嘴，躡着腳，並拍着胸，意思是：你快些求婚吧，有我。）

中明

瑞徵

……
你怎麼不言聲呀？（逼近他）今天是怎麼啦？

中明

今天——（突然地掏出手槍來對準瑞徵的胸膛）

瑞徵

啊！（大驚，後退，槍響，倒地）

憶梅

（驚呼）哎呀！明！

中明

憶梅

……
你……（拿起割梨的刀，向他刺過來）

中明

（一手攔住她手上的刀，一手把槍遞給她）這裏面還有一粒子彈。

憶梅

（放下刀，接過槍，悲憤地指着他）我打死你！你打死了我爸爸！

中明

我打死你爸爸是應該的，你打死我也是應該的，早就說過，你也是幫助他的，

你的父親，難道你不該幫助他麼？不過，你爸爸要是打死了我，你或者就不會打死你爸爸了。反正事情已經要告結束了，請你快點結束吧！（閉住兩眼，指着自己底太陽穴）對這里打！

憶梅

你這兇犯，我爸爸對你那麼好，你打死了他，還說是應該，沒有感情的東西！

中明

不，我要沒有感情的話，我打死了你爸爸，我就不會站在這兒讓你打死我了，甚至你拿刀來殺我納時候，我也會一槍打死你。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你爸爸給我們的敵人作事，我不該打死他麼？你只知道你是你爸爸的女兒，你忘了你也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啊！

憶梅

我爸爸給敵人作事，不是受的敵人的逼迫嗎？

中明

這我也知道，但是你爸爸真正拚命不幹的話，敵人頂多不過打死他罷。那比他今天被我打死，不是要光榮得多嗎？

憶梅

你要知道，你打死了我爸爸，一樣會有像我爸爸的人出來給敵人作事！

中明

也還不一樣有憐我這樣的人出來打死他！

憶梅

你有道理，總之我不得饒恕你，我要給我爸爸報仇！

中明

只要有道理，死又有什麼關係呢？我要求你饒恕我的話，我就不會把槍給你了。

。我不是說過嗎？你打死我也算是應該的，實在你爸爸太愛你了。

憶梅

我爸爸不是也很愛你嗎？

中明

也就因為他老人家愛我，所以我打死了他願以我底生命作抵，本來我是應當逃走的，可是我底情感牽住了我，同時我覺得被你這樣打死，也很值得。總之，事情已經到了這樣，什麼也不必說了，你打吧，我等着哩……你底手指只那麼一扣，槍聲一響，我底頭就開花了，我底屍體就倒在你爸爸一堆了，我底血也就和你爸爸底血合在一起了。打呀，梅，可憐的梅！親愛的梅！

憶梅

！……
哼，誰是你的親愛的！想不到你那麼溫和，公然會殺人，公然來打死我爸爸！

中明

真的，我也未想到你爸爸會給敵人作事，而打死你爸爸的又是我這樣連雞也怕殺的人，同時打死我的又是你！不過我總是親愛你的，一直到我底頭開花！……

打呀，你不會打嗎？（把眼睜開，教他）就這樣一扣就成了，很簡單。

憶梅

我不屑得打死你！（大聲叫）王媽！王媽！

（王媽應聲上）

王媽

小姐？

憶梅

（一壁哭泣，一壁吩咐她）你快去叫警察來，他攔老爺打死了！

王媽

啊，難怪我聽修放了一個爆竹啦！原來……這可不得了啦！啦……（急往外下）

中明

梅，你不屑得打死我，那麼我自己來打吧！我是不願給那些狗種們抓去折磨死的。你把槍給我！

憶梅

不，我不得給你，你想逃走！

中明 笑話，我要想逃走的話，我早就逃走了，快把槍給我！

憶梅 不，我不會給你的。

中明 那就還是你打死我！

憶梅 我不屑得打死你！（忙着把削梨的刀也搶到手）

中明 你太殘忍了，硬要我給那些狗種們去零碎的折磨死！

憶梅 誰叫你打死我爸爸的？他老人家死的好慘啊！爸爸……（跪在瑞徵屍旁痛哭）

中明 姚小姐，不要哭了吧，你爸爸的仇人馬上也要死了，並且死的比你爸爸還要

慘！

憶梅 誰叫你幹這樣的事呀？

中明 誰叫我幹？我們的隊長——周振黃。

憶梅 周振黃！

中明 我早就參加了他們的游擊，這次是他命令我幹，也可以說是整個國家民族命令

我幹，也是我自己認為應當這樣幹，所以……告訴你，前一個星期就要幹，還是我要求先給爸爸一個警告和期限，可是警告已經無效，而期限也到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憶梅 啊，那封恐嚇信就是你們……

中明 是的，那是忠實的警告，並不是空洞的恐嚇；現在什麼都明白了，你爸爸已經死了，打死你爸爸的人也就要死了！在這臨死的時候，我最後希整你，梅，姚小姐，不要爲我可惜！我死的並不冤枉，人遲早總是要死的，姚小姐，你也應當選擇你將來的死！

憶梅 (悲泣)

中明 還有一點，就是我的母親……我真不敢想到她（落淚）如果她向你打聽我怎麼樣了，你就說我到四川去了！

（門外警士甲乙的皮鞋聲，急驟地響起來，憶梅即站起，把手槍藏在背後）

中明

他們已經來了。嬌小姐，我們要求罷了！說你……

（警士甲、乙衝上）

警甲

兇犯在那里？

警乙

（向憶梅指中明）他是嗎？（逼近中明）

憶梅

他……他不……不是他！警士先生，兇犯剛跑出去，向東邊跑的！（向外指）快去追吧！

（警士甲、乙急向外追下。王媽趕上）

王媽

（莫明其妙地）小姐，警士怎麼沒有把他抓走呀？

憶梅

不要你管！你別學管……（轉向中明）明……

中明

怎麼？還是你打死我麼？

憶梅

（很痛苦地）不。

中明

還是讓我自己打麼？把槍給我！

憶梅

不。

中明

你的意思？

憶梅

我……（忍情不住地伏到中明底肩上悲痛地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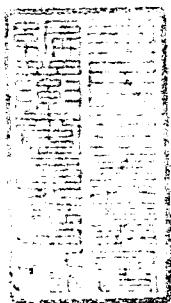
中明

梅！……（感激地，憫恤地撫着她底頭兒）

玉嬌

（更是莫明其妙），騰！這！海！這！（搓着兩手，怪難爲情似的向觀眾亂閃着眼睛）

——幕徐下



春鶯正誤

頁數

行數

○ 八 八 四 七 三 二 二 九 五 四 四 四 一 〇 九 七 七 七 六 六 四 四 四 三 三 一 一 一 九 八 八 二

八 三 二 九 九 四 九 二 〇 八 〇 八 二 二 六 〇 五 三 二 一 一 七 三 二 五 七 二 一 八 一 三

愛與仇正誤

行數

誤

○ 七 二 一 簡

七 二 一 二

張緊

躍恨他 你你效 你 好麼 年兩 呀 忙飯 允有無 像 竟 威

緊張 梅梅 正 破 囁

躍地 惜她 您您大 您 麼好 兩年 咕囁 着呀 有一無理 象 究竟 示威 恥底正

太太

吧是

說多

家這

為的

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楊 棧

印刷者

華西日報印刷部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